

# 你经历过最害羞的事是什么？

认识第一天的女生和我要钱买内衣，晚上我们要一起回我家住，我们只有一张床，她没有撩我，我却浮想联翩了.....

后来，我给她花钱，她给我洗衣服，拥抱，接吻，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除了爱情。

（本文根据我和朋友们的真实事件改编，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有大量模糊处理。）

1

曾经有个女孩为了我差点自杀，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三千，你记住，我死都不会跟你谈恋爱的。

你永远不会明白那种痛，喜欢的人就在眼前，满肚子的骚话，却一句都说不出来。

我跟张月第一次见面，是在垃圾桶旁边。

那是 2018 年的夏天，还不流行垃圾分类，没有大妈在垃圾桶前面问：你是什么垃圾？

但是有姑娘在那里问：「你能不能给我 2 块钱，我想买点吃的。」

她穿着条纹 T 恤，长头发扎着马尾，前面的刘海有点油，一脸无辜地看着我。

这种人我见多了。

在大学周围晃悠，这里骗十几块吃东西的饭钱，那里骗几十块回家的车费，一天动动嘴，净赚几百。

换作平时，我肯定不搭理就走了。

但是，那天我必须搭理。

2

那阵子，我的写作事业刚刚有点起色。有个出版社联系我写长篇，先给出初稿。为了安心创作，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个小房间。除了专业课其它课都逃。

一个月后，我认命了，没错，我卡文了，写不出来，脑中空无一物。

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浪费在楼下小卖部门口，和老板华哥闲聊，美其名曰：收集写作灵感。

那天下午，华哥指导我的人生：「后生，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写不出东西吗？你缺少刺激，你的生活太平淡了。你看那些大导演，哪个没有游戏人间？你没故事就写不出好故事。」

所以，当我扔垃圾遇到张月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老子平静的生活，必须掀起波澜！

我问她：「你想吃啥，我给你买。」

她扣着手指头，犹豫了会儿说：「你给我买两个馒头吧。」

我心想，嘿，还是个演技派，现在骗子专业素养都这么高吗？  
放长线钓大鱼？

我手一挥，走吧，买馒头去。

3

「老板，来4个馒头一瓶矿泉水。」

我带着她来到包子铺，既然要演，那我当然奉陪到底。

看着她就着矿泉水，把4个馒头都吃完，我关切地问：「还饿吗？」

她摇摇头，不饿了。

我再次确认：「真的饱了？」

她认真的看着我：「真的。」

我说：「行，那跟我去另一个地方吧。」

我带着她来到一家饭店，要了一盆烤鱼，开了 2 瓶啤酒开始大快朵颐。

她坐在我对面，一脸平静地看着我吃。

我慌了，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这丫可能不是骗子。

因为按照我的设想，这个时候她应该暴跳如雷，恼羞成怒，对我大喊，耍我？你能干点阳间的事吗？然后夺门而去。

可是她没有，她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一如我那波澜不惊的生活。

4

两杯酒下肚，我决定开始变现我用 4 个馒头和一瓶矿泉水换来的素材。

我：「你是附近学校的学生？」

她：「不是。」

我又闷了一杯：「离家出走的学生？」

她摇摇头。

我火了：「你他妈该不会是骗子吧？」

听到「骗子」两个字，她慌了，赶忙解释：「我不是骗子，我是被骗来这的。」

我试探着问：「传销？」

大部分骗局都是骗钱的，能把人骗来的，只有传销了。

她点点头，我没有多问，付完饭钱转身就要走。

她还坐在凳子上不动，我叹了口气，问：「你有地方住吗？」

她瞪大眼睛，泫然欲泣，看着我摇头：「没有。」

我朝她挥挥手：「走吧，去我那住几天吧。」

她似乎有些隐藏的开心，我走在路上忽然又有点后悔了，我那个狭窄的单间，多出来一个女孩子怎么睡。

但转念一下，那么狭小的单间，两个人.....

嘴角正疯狂上扬，我给了自己一耳光：正人君子，岂能趁人之危？

能。

5

走进出租屋，她站在床和墙壁的夹缝中不知所措，我指了指床沿：「你坐吧。」

她摇摇头：「我身上脏。」

她裤子上满是灰尘，头发油成一团。

我忽然反应过来她没有换洗的衣物。

热水器显示水温 28 度，离烧热还要点时间。

我拿起钱包：走，去买两套换洗的衣服吧。

在服装店里，买好了两套衣服一双鞋，她却站在服装店里不肯走。

我有些不耐烦，这婆娘被骗不冤枉，贪心不足啊！

她脸憋得通红，指了指另一排的内衣：「这个也得买。」

我尴尬地把钱递给她，姐姐，纵然胆大如我，也是有底线的，您自己上吧。

6

回到出租屋，她去卫生间洗澡。

听着水声，我浮想联翩。

我强迫自己打开文档，敲下了第一行字：

「我不知道怎么写这个开头，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姑娘，她吃了 4 个馒头。」

卫生间的热气裹挟着沐浴露的香味飘出来，出租屋里的空气变得有些甜腻。

她一身湿漉漉地走出来，刚刚买的 T 恤明显大了一点，可能是在传销组织里饿瘦了。

我指了指挂在墙上挂钩上的一个布袋：「吹风机在那里，自己拿。」

吹风机呼呼作响，我烦躁地把电脑合上，看着她吹头发。

她身材高挑，五官还算端正，耳朵是招风耳，头发遮住了看不出来。

看着挺顺眼。

她吹完头发后坐在床边，掰着手指头不知道干什么。

我坐起身问她：「你是哪里人？」

她：「河南。」

我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张月。」

我：「怎么进的传销？」

她扭过头：「警察办案呐？」

我笑了笑，决定用晚安打破僵局。

我把毯子摊在床中间当作三八线，靠着墙壁躺下：「我困了，晚安。」

7

早上，我被窸窣窸窣的声音吵醒，睁开眼睛一看，是她在扫地。

捡到宝了，还挺贤惠。

我拿起手机一看 7:50，立刻从床上跳起来，牙都没刷就冲出房间。

上午有两节专业课，再迟到，这学期挂定了。

两秒后我又冲回来，在白纸上写下手机号，用钥匙压住：

「钥匙在这里，要出门记得反锁。吃饭直接来我学校，打我电话我来校门口接你。」

我指了指出租房对面的校门：「过马路进那个校门就是了。」

我又冲出房间，她抬起头想说什么，我已经把门关了。

那天她没有打我电话，房间还有点零食她可能懒得出门。

下午我在学校和同学打了一下午篮球。

回到出租屋时，她看起来比昨天还要憔悴，我拿起衣物走进卫生间准备洗澡，她舔舔嘴唇问：「能给我 2 块钱我下去买馒头



吗？」

我疑惑地看着她：「你没吃饭？」

她点点头。

我火了：我不是都说了，要吃饭来我学校，直接打我电话吗？

她的声音更低了：「我.....我没有手机。」

我懵了，这个理由无懈可击。

我默认手机就像器官应该长在每个人身上，却忘了她是一个刚刚从传销组织逃出来的姑娘。

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有些愧疚：「走吧，一起去吃饭。」

她摇摇头：「没事，你先洗澡吧，我喜欢吃馒头。」

我有点无奈，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五块的给她。

8

她接过钱就出门了。

门没反锁，我端着盆就进卫生间了。

在冲水的时候，我听到一声关门的声音，应该是张月买馒头回来了。

不一会儿我又听到一次关门的声音，我心中升起一丝焦虑，她不会.....

我立马擦干净身上的水，穿好衣服，走出卫生间，房间里空空如也。我往桌上一看，我放着的钱包不见了。

我穿着拖鞋就往外跑，走廊上也空无一人。

钱包里有刚取的1000块，准备充饭卡。

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身份证、驾驶证、学生证、医保卡都在那里面。

把门带上后，我重重地躺在床上想办法。补办身份证要回老家，驾驶证怎么补办还不清楚，中途有场考试一定要用学生证.....

去他大爷的，我果然是个傻逼！

还以为遇到了一个被骗的女大学生，结果是个下了一盘大旗的老骗子。

更傻逼的是，我发现自己好像爱上了一个假装自己是诈骗受害者的诈骗犯，然后就一败涂地，我赌输了。

「嗞啊」一声，门忽然开了。张月提着馒头站在门口。

我有点惊讶，慌乱地掩饰自己的沮丧。

我想在她面前扮演救世主，我得镇定自若，无所不能。

「你去哪儿了？」

张月晃晃手里的硬币：「我买完馒头上来发现老板忘记找我钱了，我就下去找他要钱了。」

我起身，看见钱包静静地躺在桌子底下。

我抱住了张月。

她紧张得像一根冰棍，问：「你怎么了？」

我把手松开：「没什么，我写小说，写到和女生拥抱的段落，进入一下状态。」

她提着馒头的手微微颤抖：那个，我就问一下，没有别的意思啊，你的小说里没有别的更过分的情节吧？

我：「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有必要安排一段。」

9

张月坐在床沿上，认真地啃馒头，忽然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蠢？」

我：「怎么这么说？」

她：「被骗去搞传销了呗。」

我想了想：「确实有点。」

她：「你猜我是什么文凭？」

我：「幼稚园？」

她锤了我一拳：「正经点，姐姐本科毕业。你觉得你会被骗进传销组织吗？」

我：「当然不会，我进去可能传销组织直接从内部溃散。」

张月：我跟你讲讲我是怎么被骗的吧。

我生命中最重要两个人，是奶奶和小清。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丢下我不管了，我是奶奶带大的。

本科我学的是护理，毕业后在县城一家医院工作。在奶奶查出血栓之前，当护士的工资足够两个人安稳度日。奶奶得病后，医生说做手术起码要准备4万，还得尽快，拖越久越危险。

这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辞职了。因为靠护士的工资，我两年也存不够手术费。

小青联系我，可能是看到我朋友圈发的动态了。

她是我初中同学，家庭条件比较好，脑子也活络。

上学时候她就经常在平安夜卖苹果，帮同学代买辣条收跑腿费。

高中，小青开始做微商，有收入后经常接济我。

她害怕伤我自尊，常常中午让我帮她去食堂买饭，买两份，给我一份，说就当辛苦费。

所以，当她叫我和她一起做美容生意时，我只问了她 1 个问题：多久能存满 4 万。

小青跟我说，业绩好的话 3 个月就可以存 4 万。

得到这个答案后，我立刻辞职了。

10

张月，喝了口水，继续讲后面的故事。

刚去的时候，看起来确实像做美容的，小青带着我四处看店铺，各地看货源。比较奇怪的是，无论去哪，都有一个男人跟着我们。

小青说是她堂哥，想一起做。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传销组织的「经理」。

几天后，小青带我去了一个郊区的两居室，以项目保密为由拿走了我的手机和身份证。

进去后我才明白，我被骗进了传销。

我本来想直接反抗，硬闯出来。但是我进去的当天晚上，这个念头就打消了。

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在晚上忽然间崩溃，喊着要回家。

经理冲进来，把她拖到另一个房间，连门都不关，直接把她的衣服裤子扒光，强奸了。

我听了胃里一阵翻滚：「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张月：「团队来新人，都会先带她去外面转转，洗脑。我在团队呆久了，也算老人了。趁一次外出，上厕所，从厕所里翻墙逃出来了。」

「逃出来后，我不知道要跑去哪，我就朝着与窝点相反的地方跑。因为我身上没钱，只能在国道旁边拦私家车，拦了几十辆，我很害怕忽然一辆车下来一群人又把我拉回去。终于拦到一个中年妇女开的车，她搭了我一段，我就在这下车了。」

11

我们学校国道旁边，经过的车确实很多。

我问她：「你为什么叫我拿钱买吃的？」

张月笑了笑：「我在便利店附近观察了你很久，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我：「万一我不是呢？」

张月：「那我就再找一个。」

我：「你说，如果像我这种情况，传销组织会怎么定制骗我的方案。」

张月看着我：「你最想得到什么？」

我看了看笔记本电脑：「我想出本书。」

张月：「好，如果你一个非常信得过的朋友，告诉你他入职了一个文化公司，就差一个能写文章的作者了。他了解你，你文笔不错，他们保证全力包装你，帮你推广，给你出书。你会动心吗？」

我想了想：「会，我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看看。」

张月笑了：「对，就是这样，你一去就回不来了。」

人们总是喜欢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归咎于他人太笨，他人警惕性太差。而事实上在这样精心设计的圈套里，好像无人生还。

那一瞬间我觉得张月和我想象的有些不一样，可能，我真的爱上她了。

我不再笑话她，也不再觉得她蠢。

后来，她用实力证明，她是如此的清醒且理智，而她身上那些善良、勇敢的品质，此刻闪的我睁不开眼。

以至于让我开始怀疑自己。

12

你出来后跟你奶奶联系过吗？

张月：「没有，她不会用这些。」

她话锋一转：「明天我去附近找个工作，我可能还要在你这住一阵子，先挣点车费再说。」

我想说，我给你车费吧，回去看看奶奶。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我点点头：「行，不嫌弃太挤你住两阵子都没问题。」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新手机：「卡已经装上了，这个手机给你用吧。」

没吃晚饭，肚子在咕咕抗议，我拿起钱包对张月说：「陪我出去吃点东西吧，你顺便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

我吃了一顿麻辣烫，张月坐在对面把我碗里的豆泡全吃了。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吃我碗里的东西，我居然有点莫名的开心。

回去的路上看到一家精品店招售货员，每个月 2500 元。

张月进去问了问，然后开心地走出来说：「明天开始上班了，我可以自己挣钱。」

我摸了摸她的头：「太好啦！」

13

那天晚上回去，我躺着很久没睡。



张月转个身，越过毯子隔着的三八线，一只手搭在我胸口。

窗外的路灯照在她脸上，我忽然感觉她有一点点漂亮。

我悄悄地往墙壁边挪了挪，想离她远一些。

她忽然整个人往墙边移，头枕在我肩膀上，我的胸口可以感受到她呼出的热气。

我小声地问：「你睡着了吗？」

她：「睡着了。」

我把她搂在怀里，在她额头轻轻亲了一下：「我也睡着了，在梦里我要亲你一次。」

第二天醒来，她已经不在房间了，我经过饰品店，她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我。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像普通情侣一样，白天各自做自己的事，晚上一起回出租屋。

她说饰品店的工作很适合她，她每天卖的货很多。

我中途去过一次她的饰品店，假装给我同学的女朋友挑生日礼物，让她给我推荐一根项链。

她推荐了一条两片叶子的银吊坠。

她说那是「罗勒叶」，收到罗勒祝福的人，会成为藏在爱人背后的英雄。

我买下来后，送给了她。

她开心了好几天，一直放在盒子里不舍得戴。

14

我的长篇初稿也进展神速，很快就可以给编辑了。

发工资的那天，张月递给我六百块钱：「喏，这个钱给你，感谢这段时间的照顾。」

我：「不用啦，以后还有很长时间的照顾你咋算。」

她把钱塞进我怀里：「不行，必须要给。」

我开玩笑：「问题是，六百也不够啊，六千还凑合。」

她只好把钱收回去。

我揉揉她的头发：「这钱可以留着给奶奶治病，买东西。」

她低下头哭了：「奶奶，不知道.....还在不在。」

我抱着她：「奶奶一定在家等着你的。」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聊到深夜。

睡前，我问她：「你觉得，咱俩在一起合适吗？」

她：「.....我现在没心思想那么多。」

我：「可是我现在心思里全是你。」

她：「那要怎样才能消除呢？」

我：「除非你狠狠拒绝我。」

她一把抱住我，嘴唇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三千，你记住，我死都不会跟你谈恋爱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她没有搂着我睡，我很快就睡着了。

早上醒来，张月已经不在了，房间打扫得很干净，莫名感觉有些空旷。

她应该去饰品店上班了。

15

我打开电脑，继续写我的稿子，今天状态很好，一直写到下午四点，初稿完成，发给了编辑。

我伸了个懒腰，吹着口哨下楼，准备去饰品店找张月一起吃饭。

刚下楼，小卖部老板华哥问我：「三千，今天跟你女朋友吵架了？」

我摆摆手：「没有，好着呢。」

华哥还想说什么，我只想着跟张月好好搓一顿，分享完工的喜悦。

到饰品店，里面只有 1 个工作人员，但不是张月。

我进去问老板：「老板，张月呢？」

老板愣了一下：「你说之前那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子吗？」

我点点头：「对。」

老板：「她不是叫李清吗？她已经辞职了。」

我点点头：「哦，谢谢老板。」

我出奇的冷静，就是忽然感觉不饿了。

我沉默地走回出租屋。

到楼下时华哥拉住我：「早上我看见你女朋友背着行李走了，你确定没吵架？」

我摇摇头。

她是不是我女朋友？

回到房间后，我忽然明白，早上起来的空旷感是怎么回事。

她挂在墙上的衣物都不见了，平时晒在窗口的内衣和内裤也不见了，衣架整齐地放在一旁。

但奇怪的是，整个房间又像什么都没有少一样，还是那么拥挤，那么压抑。

我甚至有些怀疑张月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她是叫张月还是叫李清？

她和我在一起的一个月算什么？

自己白吃白喝白住的情感补偿？

又或者，我们算不算在一起过？

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奇怪，辽阔的地球，少了一个人全世界都要哀悼，而这个几平米的房间，少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却一切如常。

我坐在床沿，挪开枕头，底下压着 600 块钱。

我拿起来一张一张仔细地翻看，试图找到一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找什么，一封信还是一句话？

但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纯粹的金钱毫无价值。

几天后我收到编辑的回复：「整体很不错，结尾太草率了，改一改吧。」

我：「可是很多结局真的无法更改？」

编辑回了一串省略号，表示无语，再也没联系我。

17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了张月的消息。

她没有给我回信，我也从来没有试着打过她的电话，虽然那张卡是我给她办的。

她的离开就像她的出现一样，莫名其妙，让人毫无防备。

很久以后，我支付宝账号忽然收到一笔 5400 的转账，我已经几个月没有动笔，不可能是稿费。

我仔细看她的头像，是她和一个老奶奶的自拍。

我忽然心安了，她和奶奶都很好。

因为，我看到她脖子上戴着给她买的「罗勒叶」吊坠。

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她是否爱过我，她跟我说的一切是不是真的，她有没有真实存在过？

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真的曾经为某人做过一片罗勒叶。

## 后记

多年以后，我爱上了很多人，在一起，又分开。再回想起她，忽然明白她为什么要离开。

她是个目标很明确的人：

她去传销，就是为了挣4万给奶奶治病；

她在传销里带新人，就是为了找机会逃跑；

她跟我同居，就是为了攒路费回去找奶奶。

她给我6000，无关钱，而是一把刀。

她试图用金钱把感情斩断：你拿了我的钱，我和你同居就是合租，你对我的爱就是交易。

那时候，她是一个扛着责任的独行者，她的目标是救奶奶。

而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写手，我的目标是有个女朋友陪伴。

她没有时间耗费在一段青涩的恋情里，我没有能力让她和奶奶衣食无忧。

我曾经幻想，如果我冲动一点去找她，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但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注定的。

那时候的我，没有目标，随遇而安。

长篇初稿过不了，就过不了；

睡在一起你不抱我，我就不抱你；

你走了不联系我，我就不联系你。

对的人，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结局。

我终于明白：

爱情，并不是两个人互相喜欢，就一定会发生。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